



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，古时的杭州城就是以运河为轴线、南北两端广而中间狭窄，形如腰鼓的城池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腰鼓城”，南北方向的运河，从腰鼓城的小蛮腰上流过。杭州之名因河而生，隋朝，运河与钱塘江沟通，杭州成了连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的节点。大运河的贯通，使得杭州的城市地位提升，隋文帝开皇九年（公元589年），调整江南州县设置，设杭州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“杭州”之名，杭嘉湖平原也成为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，马可波罗称杭州是“世界上最美丽、华贵的天城”。



富义仓附近的江涨桥，很长的连锁船队通过运河。



【开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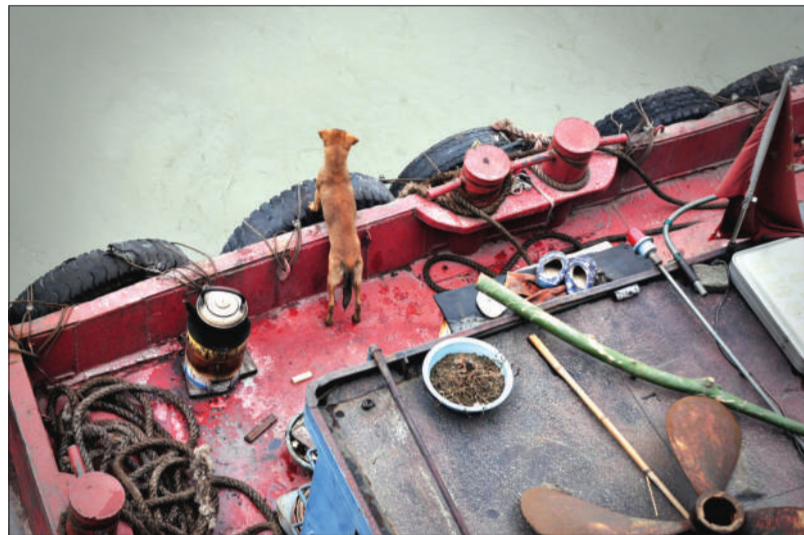
1794公里长的大运河，流经浙、苏、鲁、冀、津、京六省市，沟通钱塘江、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五大水系，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、规模最大、线路最长的人工大运河。千百年来，河流带来了码头、市场、城镇、香火、帮派、客轮、聚散……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农业文明时代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运河，也走到了当代的生命周期，而

运河水却永远波澜不惊。目前，大运河从山东到浙江仍旧保持通航，山东、苏北、长江沿线的煤炭、油品等大量生产资料通过此航道运到杭州及浙江中西部各地，返航时带回别的商品，这是一条至今活着的流动着的运河，其古老河道的生命将在另一项工程中继续呈现张力，这一次，它运载的不是粮食，不是航船，不

是煤炭，而是最直接的生命源泉——水，从2011年动工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，其东线工程将利用大运河作为长江水北送的主要渠道，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向山东和江苏两省供水。运河本身的文化价值与保护也在多年的徘徊与论证中有了实质进展——大运河的中道工程已经进入倒计时，今年将完成申报世界遗产文

本的提交预审。借由新闻思考的惯性与路径，走读中国于2012壬辰年伊始，开启运河城市系列，从南端起，杭州一路北上，走访13个运河流经的城市，在所述宏大的工业与文化行动背景之下，于运河之域、运河人家与运河遗产的不断搜索中，寻找大运河沿岸仍旧新鲜的生活现场与现代复苏的波浪。

杭州拱墅区 市河是站在西湖美人旁边的衬托



连锁船队通过运河，过路的老人说，这么长的船队很少见了。



湖墅南路，潮王桥附近，雨夜夜航的船只。



湖墅南路叶青兜附近，6点多，早起的人们正在练太极。上世纪90年代，杭州市按五级航道标准整治市河，重点改造大关、江涨桥、德胜桥、叶青兜、炼油厂5处“卡脖子”航段。



运河武林门附近跨运河大桥上的水主题地面雕塑，远处是地标建筑环球中心。

运河曾经是标准国际范儿

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部纪录片《中国》，记录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面貌。在黑白镜头里，安东尼奥尼跟着运河的船只来到江南，靠岸时这些木船纷纷卸下桅帆，白色的帆布犹如收拢起来的云朵。如今，再也看不到那些挂帆的船。

光绪年间，有个传教士沿河而来，他拿起相机，记录了漕运晚期的光景——人们越过水坝，把船从一条河道拉向运河，而船只在杭州过坝十分费力。漕运的大船，需先把货物搬下，把船卸空了过坝，过了坝，再把货物重新装在船上。现在这些片段被凝固在运河边上的雕塑小品《运河魂》中。

时间再往前回溯，安东尼奥尼的老乡马可波罗写道：杭州的街道和运河，都相当广阔，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，不停地来往在街道上和运河上……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，存放着商人们从印度或其他地方带来的货物。这些外国商人，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。

“江桥暮雨”让皇帝上岸

某一天，在湖北黄州的苏东坡收到一封来自杭州的信和茶叶。他感慨不已，提笔写下了“还将梦魂去，一夜到江涨”。江涨桥是当时杭州北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因江河潮涨而得名。历史上，这里的河面颇为开阔，又是暮雨潇潇，入夜，渔火点点，这就是湖墅八景之一的“江桥暮雨”。江涨桥边有乾隆桥，附近散步锻炼的人会发现，乾隆皇帝是从我们这里上岸的”。明代才子最大年写过《临江仙》，在他的眼里，运河两岸的芦苇缓缓浮动，砍柴的人往城里走，寺院的晚钟正在沉沉敲响，连大雁也担心羽毛淋湿而迟迟不敢从高空飞下。这个时候的湖墅，正是城市繁华与淳朴乡野的交汇处。

从杭州“龙须沟”到“天堂玉带 秀美拱墅”

杭州，这个因水而生的城，让人自然联想到苏堤春晓、断桥残雪，西湖是这座城珍珠般闪烁的眼。作为一座运河边的城市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普通杭州人的记忆中，运河与美丽、优雅这样的词语相距甚远，甚至可以把运河说成段子。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，坐船来杭州，闻到臭气，就知道杭州到了。拱墅区是运河杭州段主要流经的区域，以往西湖那边的杭州人不愿意往拱墅走，因为往北过了武林门，就能闻到一股臭。

京杭大运河杭州段，杭州人习惯称之为市河，很多的桥连接两岸。杭州市港航管理局退休干部倪康明，

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“上世纪80年代在炼油厂桥附近，有个女人跳河自杀，把她救起来的时候还有气，赶紧往医院里送，医生看了也觉得没什么大碍。结果第二天凌晨，这个女人死了，原来是喝了运河里的水，我们真是大意了，医生也没想到，运河里的水毒性大呢。”杭州运河是整个城市地势最低的水域，工业化之前，杭州城市规模不大，生产生活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相对较小，入河污水总体没有超过河流自净能力。随着运河两岸工厂规模扩大，又缺乏排污设施，生产的污水直接排入运河，同时，由于运河两岸市区人口急剧增多，生活污水日益增多，加上运输船上人家的饮食起居形成的生活垃圾也

直接排入运河，造成水体常年黑臭。倪康明称，“上世纪90年代末，杭州市区工业污水直接排入运河的比例高达67%，运河水质皆为劣V类标准，运河实际上成为一个天然排污厂，这里就是你们北京的‘龙须沟’啊”。也许从桥名就能看出一二，运河上的炼油厂桥，当时这座桥属于杭州炼油厂，这座钢结构的桥，有点日式风格，炼油厂老职工李清光称，“这座桥当年连接工厂车间和宿舍，木板的桥面，走在上面咯吱响，当年谈着小恋爱的男女也会走到桥上看风景”。如今炼油厂已经搬迁，桥侧面的钢架上挂着八个红色大字——“天堂玉带，秀美拱墅”，这座桥改名为青园桥。倪康明每天都会沿着

运河边跑步，一般从武林门，经过青园桥、潮王桥跑到富义仓附近。桥与桥之间在桥下相通，方便了锻炼的人们，这样就不用从桥上的马路上穿过，桥下空间真正属于了走路和跑步的人。每座桥都有附近的故事，潮王桥整治中融入了潮王传说——弄潮的王，内侧桥墩有四组潮王雕像，内容是潮王驾驭汹涌潮水。

被“捋直”的运河船只过境不卡顿

从运河生产的角度，改造已经进行多时。倪康明从专业通航角度解释，“1990年前，因老河道尚有狭窄碍航弯道，经常发生严重堵航，当时通航能力仅10×100吨级船队。上世纪90年代

“天下粮仓”转换成都市人的欢聚空间

运河边上多设有仓库，因漕运发达，其中数量最多的自然是粮仓，如今的拱墅区作为京杭大运河南端的一个货物集散地，粮仓最多，称为湖墅地区。这里的富义仓、仁和仓和仓基并称京杭大运河上鼎鼎大名的“天下粮仓”。富义仓位于湖墅街道的霞湾巷里，前临运河，清朝光绪年间建造的富义仓有五六十间，每间二十平米，可存四五万石谷物，里面还有加工设施和场地，因为这个粮仓巨大，岸边还专门造个亭子，供装卸工人休息，仓库边上还形成了一个集市，老百姓可以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。现在整个仓库建筑群已经被现

代转换——变成了咖啡馆或者设计室，当年晾晒谷物的巨大广场式的天井成了都市人的Party。富义仓，据这里的老人说，富义仓和仁和仓照应，取“以仁致富，和则义达”之意。富义仓既存公粮，又存社会捐助用来赈济的粮食，富义仓的粮食可以沿河北上救济灾民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富义仓成了日本军队的营房，后来又来了国民党军队。解放后，富义仓一部分成了机关，一部分被改为民居，称为“社会主义联合大院”。

仁和仓在大兜路上，曾是明朝嘉靖仁和县的古粮仓，在这个旧址上建造了浙江省丝绸公司仓库，从运河边上的大兜路经过，几座三层的青砖楼，朴素大方。国家丝厂仓库是20世纪50年

初的建筑风格，楼内每层都是实木吊顶，实木地板，挑顶很高，长墙上有七扇窗户，短墙上有三扇窗。丝绸公司老职工陈海林说，“这些窗户从外面看是实封铁制的，事实上，窗户由三层组成，最外面一层可以从内部开合，包着铁皮，防止日晒雨淋；第二层是钢筋竖条，防止盗窃；最里面一层又是两扇窗户，往里开合。窗户使得整个仓库冬暖夏凉。”杭州自古就是“丝绸之府”，明清时期，杭州一带的丝绸供应整个国家，“杭州所出，为天下冠”，这就是天下第一仓上建造的蚕仓，主要是收蚕茧，春茧和秋茧，在当地烘干后用大布袋包好，高高垛起，三层窗户的保护，阳光不会直接照在上面。据杭州运河集团大兜路历史街

区办公室主任朱伟介绍，这个仓库已经被国外某家集团看中，要改造成五星级酒店。沿着运河走，能够路过很多码头，大点的有董宝丝绸仓库码头、卖鱼桥码头，除了客旅往来和货物转换的码头，还有著名的御码头。御码头查黄旗，也是一家高档餐馆的招牌。这些充满现代气息的河埠头，已经找不到以往杭州运河边客旅往来和货物转换的任何痕迹。丝绸仓库前方是香积寺，曾经被毁又刚刚复建，有一帮年轻人以寺庙为背景，在拍摄情景海报。文里说到的事情，用杭州话来说，大多是“老底子”的事了。

历史街区不仅靠餐饮填充

一个致力于打造“东方休闲之都”的城市，杭州“五水共治”，所谓“五水”，就是江（钱塘江）、河（京杭大运河）、湖（西湖）、溪（湿地）、海（钱塘江入海口），对运河杭州段的整治目标，是巴黎桥塞纳河。运河整治包括把航道捋直、清理淤泥、改造桥梁，还包括规划历史保护街区，居民搬迁后，有的复建的有改造有的再造，这些腾挪出来的空间要被什么填充，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大多还是被餐饮入驻。漫画家苏宇住在大兜路附近，大兜路如今